

“残片群”视角整理缀合吐鲁番写经残片的探索^{*}

周思敏

内容摘要:目前整理者常用的“数据库检索法”在确定出土残经的名称、卷目时存在“以今律古”的隐患,且无法解决篇幅小、存字少的残片定名的难题,阻碍了进一步的整理研究。以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北凉写经残字册》中包含的284件小残片为例,在检讨既有的定名方式是否符合残片原本的分卷的基础上,提出“残片群”的整理视角,通过比对各残片的形状、界栏和行款、符号书写风格与缀合后的基本单元四个方面的特征,新比定出89件残片的内容。利用新的定名成果,以81件残片拼合后复原的《十住毗婆沙论》残卷为例,从历史文化与写本物质性两个角度探讨深度整理有传世文本的佛经残片的意义。

关键词:日本书道博物馆 吐鲁番文献 残片群 《十住毗婆沙论》
缀合

20世纪以来敦煌吐鲁番等地区写本文献的发现,给学术研究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有赖于佛经数据库(CBETA电子佛典集成)的建设、推广与完善,整理者通过检索词句,可以快速确定出土文献中绝大多数佛经残片的名称,也因此,有传世本的佛经残片的定名难度与意义往往不能得到充分的认同。笔者在整理日本收藏的敦煌吐鲁番文献时,发现目前通行的“数据库检索法”仍有不逮之处:首先,佛经数据库的底本主要是宋元以来刊刻传世的藏经,以宋元刻经来比勘宋代以前写本残经的内容,得到的结果需要审慎对待;其次,数据库检索需要输入足量且有区别的文字信息进行匹配,当残片上的文字无法满足这两个条件时,数据库的效力便会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敦煌残卷缀合总集”(20VJXT012)阶段性成果。

大打折扣^①。因此,要全面、深入整理出土文献中的佛经残片,必须探索新的方法。本文以日本书道博物馆收藏的《北凉写经残字册》为例,检讨已有定名方法存在的缺陷,尝试探索整理佛经残片的新方法,并结合缀理后的残卷,论述残经整理的必要性。

一、“数据库检索法”的底层逻辑与伴生隐患

日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前身为文物收藏家中村不折创办的私家博物馆,是海外收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重要机构。馆藏文献在昭和二年(1927)中村不折编著的《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中得到披露^②,2005年,矶部彰主编的《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以下简称“《中村》”)出版,公布了228号文献的彩色图版^③。图录中包括多件近代重新拼贴的写经残片册,每册中包含几十件乃至上百件没有编号、定名的残片。包晓悦将这些残片与数字化的大藏经比对,考定出大部分残片的内容,编制了《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吐鲁番文献目录》(以下简称“包目”)^④,极大地便利了学界对这批残片的利用。

然而,在这份新编制的目录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残片仅仅泛题为“佛典残片”。例如,中村174-4号《北凉写经残字册》,共包括284件小残片^⑤,有117件未能准确定名。相较于其他残片,这些残片定名的难点在于残幅过小,仅存半字、一字者比比皆是;还有一些残片,虽然存幅稍大,

①当残经是古逸佛典时,也无法通过检索数据库直接进行整理。本文主要探讨传世佛典的整理,暂不讨论这种情况。

②[日]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西東書房,1927年。中译本见[日]中村不折著,李德范译:《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中华书局,2003年。

③[日]磯部彰編:《台東区立書道博物館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書集成》,二玄社,2005年。

④包晓悦:《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吐鲁番文献目录(上篇)》,《吐鲁番学研究》2015年第2期,第96—146页;《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吐鲁番文献目录(中篇)》,《吐鲁番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132—155页;《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吐鲁番文献目录(下篇)》,《吐鲁番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125—153页。

⑤包晓悦:《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吐鲁番文献目录(中篇)》,《吐鲁番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132—155页。按,该目录中一共编为281号,实际上,编号为15的残片是两件放置在一起的小残片,本文将篇幅较大的编号为15(1),较小的为15(2);残片228右上角“能”字所在的残片是由后人黏贴上去的,并非残片原貌,本文(转下页)

保留的却是佛经中常见的“佛”“性”“色”“空”“因缘”等字词,构成另外一种“文献不足征”的困境,无法直接通过数据库检索进行定名。

即使是可以定名的残片,也并非完全准确。根据包目,中村 174-4 号《北凉写经残字册》中的残片集中来自《法华经》等佛典,列表 1 如下:

表 1 包目对中村 174-4 号内部残片的定名

	残片名称	件数
1	《妙法莲华经》卷二	81
2	《十住毗婆沙论》卷十	53
3	《大智度论》卷四六	10
4	《大般涅槃经》(北本)卷二八	9
5	《金光明经》卷二	7
6	《太子须大拏经》	2
7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二一	1
8	《正法华经》卷十	1
9	《十住毗婆沙论》卷十一	1
10	佛典残片	116

包目比定残经的方法是“利用数字化的大藏经”^①,这也是目前佛经残片定名最通用的手段。这一方法免除了人们翻阅卷帙浩繁的经卷的辛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理者对佛经的认识,容易陷入数据库呈现的佛经体系中。

举表 1 中的《十住毗婆沙论》(以下简称“《十住论》”)为例。以再雕高丽藏为底本的 CBETA 电子佛典只收录了十七卷本,但这既不符合中古时代《十住论》的文本样貌,也不是唯一的分卷形式。在佛经翻译史上,《十住论》的译出年代没有确切的记录,日本学者香川孝雄认为经与论的

(接上页)将“能”字所在小残片编号为 228(1),主体部分为 228(2);残片 281 右下角“切欲”所在残片也是后人放置,本文将其编号为 281(1),主体部分为 281(2),因此残片总数一共有 284 件(其中未定名的有 117 件)。《中村》没有对小残片逐一编号,本文采用《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吐鲁番文献目录(中篇)》的编号,为免繁复,行文时略去前缀“174-4”。

①包晓悦:《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吐鲁番文献目录(上篇)》,《吐鲁番学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96 页。

翻译是同步进行的,由此推测《十住论》在弘始十年(408)与《十住经》相继译出①。《十住论》最初的文本样貌,现在已经很难考定,成书于隋唐之间的多家经录中关于这部论的卷数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记载,摘要如下:

1. 十二卷

(1)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八:《十住毗婆沙》十二卷。
(T49/78c21②)

2. 十四卷

(1) 唐靖迈《古今译经图纪》卷三:《十住毗婆沙论》一部,十四卷。(T55/359b26)

(2) 唐静泰《众经目录》卷一:《十住毗婆沙论》十四卷。龙树菩萨撰,二百七十二纸,后秦世罗什译。(T55/185b25-26)

(3) 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八:《十住毗婆沙论》十四卷,二帙。
(T55/310c23)

(4) 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卷十二:《十住毗婆沙论》十四卷。
(T55/608b8)

(5) 唐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二九:《十住毗婆沙论》十四卷。(或无“论”字,或十二卷,或十五卷)。(T55/1037c2)

(6) 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九:《十住毗婆沙论》十四卷。
(T54/633b2)

3. 十五卷

(1) 唐明佺等《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六:《十住毗婆沙论》一部,十五卷。(T55/405c10)

(2) 唐智昇《开元释教录略出》卷二:《十住毗婆沙论》十五卷。
(T55/736a6)

而在《华严经》注疏系统中,又出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统一作十六卷:

(1) 唐法藏《华严经传记》卷一:《十住毗婆沙论》一十六卷。
(T51/156b20) 又法藏《华严经探玄记》卷一:今时《十住毗婆沙论》

①[日]平川彰等编集:《講座·大乘仏教5——淨土思想》,春秋社,1985年,第155页。刘峻佑:《〈十住毗婆沙论〉之念佛思想对中国淨土义理的影响研究》,南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黄国清、陈剑锽指导),2011年,第34页。

②此指据CBETA检索到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第78页下栏右起第21行。全文同。

是彼一分,秦朝耶舍三藏译出之,十六卷文才至第二地,余皆不足。
(T35/122b26-29)

(2) 唐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三:此方《十住毗婆沙论》十六卷,即是彼论释十地中初之二地。(T35/523c15-16)

(3) 日本圆超《华严宗章疏并因明录》:《十住毗婆沙论》十六卷。(T55/1132c27)

上述材料中,成书时间最早的《历代三宝记》(597)作十二卷;到了七世纪初,出现了十四卷本的记录,一直保持到九世纪;在七世纪晚期出现了十四卷本与十五卷本并存的记录;而十六卷本主要出现在《华严经》注疏文献中。在写本时代,文字书写受纸张大小、行款差异、抄手水平高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不同于刻本的灵活性,同一部佛经会存在分卷、分品的不同,例如《妙法莲华经》有七卷本、八卷本、十卷本的差异^①。文本的体量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义的丰富、阐释学的发展而得到扩充。

进入刻本时代,《十住论》的卷数与分卷系统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属于“中原系统”的《赵城金藏》(广胜寺本)和初雕、再雕《高丽藏》都作十七卷,而“南方系统”中的《思溪藏》(国家图书馆藏湖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本)、《碛砂藏》(平江延圣寺本)、《永乐南藏》、《永乐北藏》、《乾隆大藏经》等都作十五卷,两个系统间存在如此泾渭分明的不同,表明十五卷本与十七卷本《十住论》的使用、传承、刊刻有特定的空间和脉络。中原系统与南方系统的卷次与品次对应关系也存在差异,具体如下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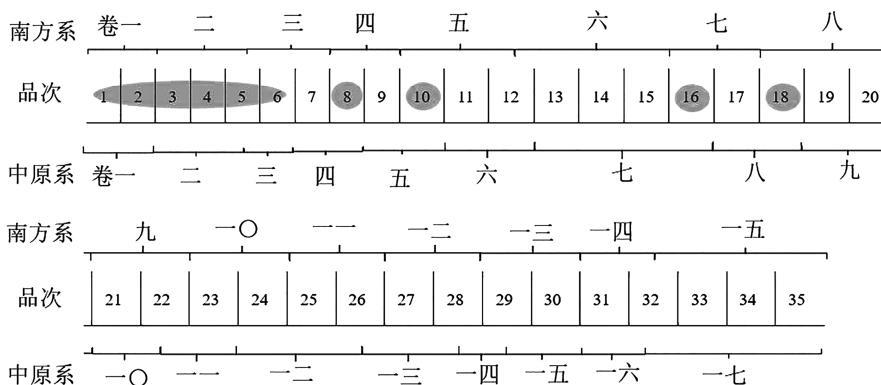


图1 南方系与中原系《十住论》刻经卷次与品次对应关系及差异示意图

^①方广锠:《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7页。

如图 1 所示,除了前六品、第八、十、十六、十八等十品外,余下二十五品在南方系与中原系刻经中所属卷目都不相同,应以何者为是? 从前文所引经录记载可知,《十住论》卷数存在增繁趋势,并且,从行款上看,南方系刻经上承隋唐写经遗风,每行 17 字,而中原刻经独树一帜,每行 14 字^①。综合考虑,南方刻经的分卷会更加接近写本时代《十住论》的文本面貌。

目前佛经残片的定名格式主要有三种:“经名”“经名+卷目”“经名+(卷目)品名+(品目)”。对于保留卷目/品名/品目的残卷,利用数据库比对文字得出的判断大体上能够符合残卷产生时的分卷,但是对于诸如中村 174-4 号内的各小残片而言,如果只是根据数据库进行文字定位,采用“经名+卷目”的方式进行定名,其中暗含的底层逻辑是用刻本时代中原佛经的分卷系统给写本时代的残片定名定卷,据此确定的卷目是否与残片原本的卷目一致,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残片内容正好出自卷目存在差异的一品,就更需留意。包目中比定的 53 件《十住论》卷十残片,全部属于第二十一品“四十不共法”,该品在中原刻本系统中属于卷十,但在南方系中则属于卷九,如若仅根据数据库检索结果定为“卷十”,就未必准确。可见,佛经数据库虽然极大地提高了出土文献中残经定名的效率,揭开了数以万件残片的真面目,但如果过于依赖数据库,忽视个体经文分卷演变的客观事实,有时会以今律古,偏离真相。

二、新方法:“残片群”视角与特征比对

中村 174-4 号《北凉写经残字册》一共有 284 件残片,包目定名了 167 件,未定名的残片还有 117 件,这表明当残片存字太少以致检索结果不足,或存字重复性太高以致检索结果过多时,数据库的效力无法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要想推进残片的定名工作,必须探索新的方法。

据上表 1,中村 174-4 号的残片主要来自于《妙法莲华经》与《十住论》,在文本内容上表现出高度的集中性。试将表 1 中已定名的残片数量超过 2 件(不含 2 件)的经文看作一个独立的残片群,可以发现,同一残片群内部的各残片在书风、界栏、行款、符号书写风格、缀合后基本单元的形态等方面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但各残片群之间则差别很大,区分明显;继而翻检那些未定名的残片,发现有不少符合某一残片群特征的“遗珠”,于是便可据以初步假定该残片的归属,缩小检索文字内容的范围;

^①南方与中原刻经行款差异,承李周渊博士告知,谨致谢忱!

进而比对文本、书风、边缘、纸色等要素,最终确定残片的归属,打破极小残片难以深度整理的僵局。具体而言,这种残片特征比较的方法包括:

(一)匹配特殊形状

在 200 多件细小残片的整理中,形状相似的残片反复出现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图 2 左侧下方的残片 60,底部残片,类纺锤形,存两行,首行存“**天**諸佛”4 字,次行存底部“又”一字,残片上有多处霉点,纸色斑驳不均。包目未定名。今按该残片与残片 208、272 形状非常相似,后两件据存字可知出自《十住论》。在《十住论》中检索“天諸佛”,“天”前一字“咤”的“**𠂇**”与残片 60 首字残画可以相合,且“又”“佛”二字间相距 16 字,与残片 208、272 行款一致;进一步比较三件残片上的文字,用笔纤细,折笔提顿分明,边缘均呈锯齿状,纸色底部较中上部更浅。由此可知残片 60 亦当出自《十住论》,对应 T26/72b17-18。此三件残片在《十住论》中的位置可以复原如图 2 右侧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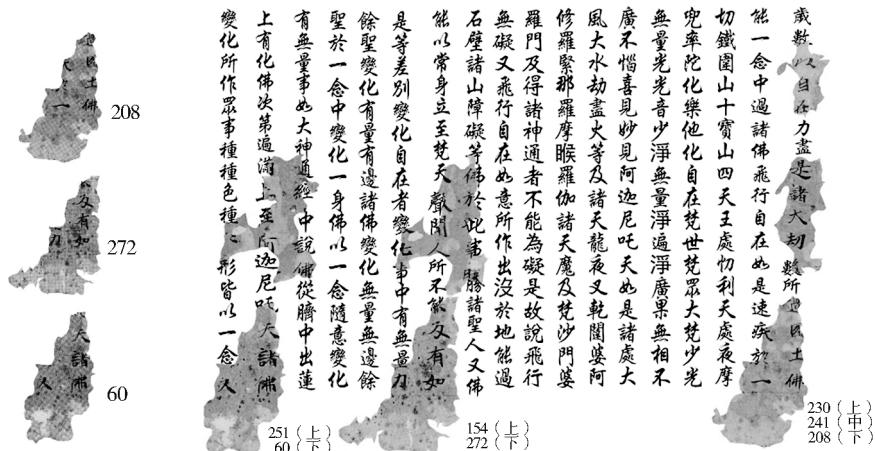


图 2 形状相似的三件残片(60、208、272)复原图

又如图 3,残片 256 是一件底部残片,存 2 残行,首行存“**一**”,次行存单字“**此**”,若仅根据“**一**”“**此**”及两字间相距 16—18 字左右的行款条件进行检索,得到的结果不仅庞杂而且无从筛选。观察该残片,形似马蹄,轮廓与残片 175、176 相近,而后两件包目比定为《十住论》。将上述检索条件限定在《十住论》内部,得出残片 256 对应的是 T26/73b11-12。进一步整理发现,残片 256 可以与残片 172 缀合,两件残片文本内容前后相接,残断边缘基本吻合,缀合后残字“**断**”更加完整,纵向乌丝栏线得以相接。并且缀合后的形状与包目比定的“残片 152+175”“残片 177+176”缀合后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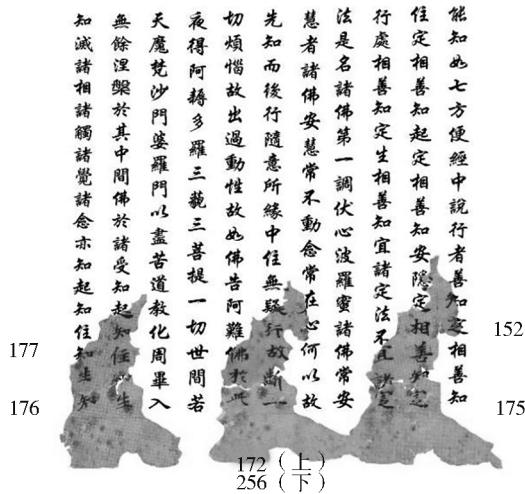


图 3 据形状给底部残片 256 定名

现的形态基本一致,更可以佐证对残片 256 的复原是可靠的。

(二) 比较界栏、行款特征

理论上讲,从同一张写卷上脱落的各残片,在界栏、字距等特征上应具有一致性。小残片尽管七零八落,只要规格大于1×1(纵横留有1个文字及以上,可以是残字),就可以传递出有效的信息。与其他残片群相比,《大般涅槃经》(北本)卷二八残片群内各残片的乌丝栏线更细更浅,有的残片甚至看不出栏线,并且字距疏朗,与其他残片文字紧凑的观感全然不同。利用这些差别,我们找出两件包目未定名的残片:残片232(见图4),中部残片,存2残行,每行存1字,分别为“此”“是”;残片246(见图4),存2行,首行中间3字为“内有佛”,首字与末字难以辨读,次行2字大致可以辨读为“佛性”。检索《大般涅槃经》全文后,发现残片232正可与残片64首二行上部缀合,残片232下缘和残片64首二行的上缘可以基本吻合。残片246抄写的文字位于“残片232+64”与残片199的内容之间,不能直接缀接。残片246所存文字有限,只有“内”“有”“佛”三个相对完整的字,理论上,也有可能来自另外一件有相似行款、界栏特征的《大般涅槃经》写本。试对比残片246和《大般涅槃经》(北本)卷二八

中的残片 129, 截取两件残片上共有的“有”“佛”二字(残片 246): 

佧;残片 129: ),观其笔意,撇画皆露锋入笔后侧锋扫出,可资佐证。试还原残片间的关系如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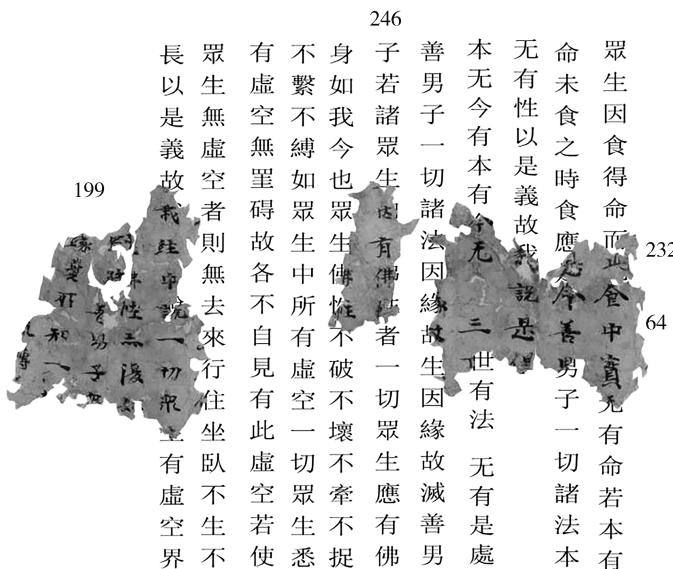


图4 残片232、246定名与复原示意图

(三)关联符号风格

特殊符号及其书写风格可以为比对残片关系提供重要线索。重文符号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献中有大量的应用,如果出现在上下完整的文本中,只要掌握一定的规律,就能顺畅地恢复省代的文字;但在残片中,若是被省写的文字恰好缺失,将会给残片的辨读增加新的困难,残片123(见图5)就是如此。该残片存1行5字,首字仅存残笔,重文符号接书于残笔之下,再下是佛经中经常出现的“因缘”二字,第5字仅有残笔。包目未定名。仔细观察其中的重文符号,发现上下两点之间笔意粘连,这是书手个人风格的体现。与之如出一辙的重文符号见于另一难以定名的残片134,而残片134又在形状上与残片178、217、222高度相似,且此4件



图5 根据重文符号书写风格定位残片

残片分别可以和包目已经比定的残片 274、275、211、223 紧密缀合,每两件残片接缝处的残字“意”“虽”“灭”“微”在缀合后笔画结构清晰,残字更加完整。根据这 8 件残片拼合后提供的更为丰富的文字信息,可以确定都出自《十住论》。再在《十住论》中检索“因缘”,前二字为重文的只有“种种因缘”,“种(種)”的末笔横画符合残片 123 上的残笔,由此可以基本推定其具体出处。

(四) 分析缀合单元

上述每一组残片群内部的各残片所抄写的经文前后可以接续,书风一致,很可能是在同一件写卷上剥落的^①。

将同一残片群内的残片拼合到相应的位置后,呈现的图像结果也验证了笔者的猜想。以《法华经》残片群为例,残片 2、11、24 存字相对较多,都保留了天头或地脚,根据传世文本,可以很快确定三者的相对位置(见图 6)。

这三件残片缀合后构成了《法华经》残片群的基本单元:右上部残片横向存留 4 行,第 4 行中缺 2—3 字,纵向前 3 行每行存留 8—11 字;左上部残片横向存 3 行,首行存中部 3 字,次行中缺 2—3 字,末行残泐边缘呈近弧形;底部残片横向存 6 行,边行 3—4 字,中间各行约 8 字,纸张局部片状分层脱落。三件残片拼合后,上部残缺近似桃心形,整体呈右重左轻的中轴对称。根据这一组残片拼合后的形状特征,可以解决其他小残片的定名难题。例如残片 42(放大图见图 7 左侧),存 2 行,首行存 3 字左侧残笔,第二字左侧部件为“禾”形,次行存 3 字,首字仅存残画,另二字可以辨读为“所着(著)”,但是检索 CBETA,“所着”有 79 次,“所著”则高达 8032 次。这样的残片,如果不从残片群的视角观察,很难进一步确认文字的出处。将比定出的《法华经》残片全部拼合后,我们发现



图 6 残片 24+11…2 缀合图

^①包晓悦业已指出部分残片属于同一卷写经,或存在缀合关系(《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吐鲁番文献目录(中篇)》,《吐鲁番学研究》2016 年第 1 期,第 132—146 页)。在此基础上,笔者通过“残片群”视角,比对各残片在形状、界栏、行款、符号以及缀合后的基本单元等方面的特征,做进一步的缀合。

残片 42 正是残片“39+86…35”缀合单元中缺失的一部分(见图 7 右侧),首行残笔可以与残片 39 边缘残字拼合成完整的“阿”“耨(耨)”二字,据文义可知第三字为“多”,下缘与残片 86 第 3—4 行上部残泐大致吻合,由此知残片 42 属于《法华经》卷二譬喻品。

又如残片 113(见图 8),根据残片缀合后的基本单元形态,很有可能是残片 46 上部脱落的部分,将残片拼合以后,不仅两张残片接缝处边缘基本可以吻合,纵向鸟丝栏线可以对接,而且残片 113 与残片 46 左侧残泐边缘的弧度与走向和“残片 24+11…2”中上部桃心形残洞的右缘是一致的(见图 6 与图 8 粗线条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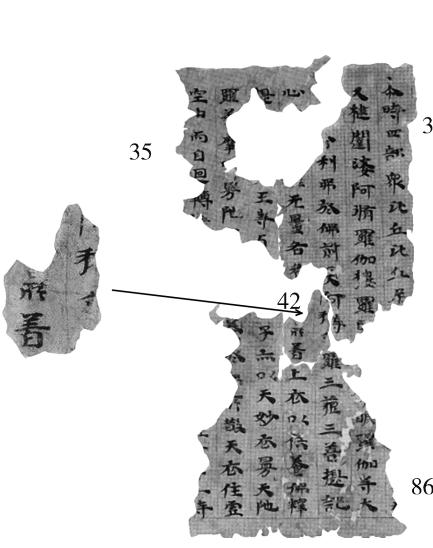


图 7 残片 39+86+42…35 缀合图



图 8 残片 113+46+8 缀合图

通过上述方法,笔者将包目中未定名的 117 件^①残片逐一进行比对、定名、缀合、数字化复原,最终得以将中村 174-4《北凉写经残字册》内 284 件小残片的情况基本梳理清楚。

首先,共有 117 件从同一份《法华经》写卷上脱落的残片,其中 108 件残片可以根据传世文本确定彼此之间的相对位置:198…159…156…88+98^②…171…53+49+66…116…191+238…63…161+130…69+91…145+43…214+20…34…81+142+38…39…86+42…35…136+140…3…243+

^①本文新比定出 89 件残片,还有 28 件残片未能比定。

^②编号下加“_”表示该残片是本文新比对定名的。

242…113+46+8…203+45+29…184…37…121+44+32…269…95…22+21…30…1…31…24+11…2…33…5…17+18…19+12…4…87…27…16…28…9…231…235…14…99…13…25…15(1)+15(2)+25…110…109…216…58…41…10…201…50…209…54…204…200…135…36…264…59…205…90+92+102…100…259…252…23+247…74…85+7…255…250+253…61,大致对应T9/11a6-13c15,属于“譬喻品第三”。另有9件残片因为存留的文字或残笔在文本中多次出现而无法确定唯一的位置,分别是:残片89、105、132、141、164、212、221、237、280。

残片群规模次之的《十住论》四十不共法品共包括81件残片,其中的77件残片间的缀连关系为:150…148…6…240…147…123…189…207…71…182…229…170…258…230…241…208…197…154…272…251…60…219+218…217+211…155…222+223…270…178+275…75…134+274…244…234+220+228(2)…249+281(1)+225…144…227…281(2)+226…186+224…180+196…268+78+271+233+266…73+115…279+149…153+239…152+173+277…175…172…276+256…176+177…179+185…202…72…213…139…188…181,大致对应T26/71c23-73c14。另有4件残片183、210、228(1)、278难以定位到具体位置。

23件为《大智度论》残片,其中的22件关系为:166…126…260…162…137…163…195+106…215…158…190…193…192+77…108…57+103+76…167…165…168…97,大致对应T25/393c26-396b4,属于“释乘乘品第十六”,另有残片236难以定位到具体位置。

13件为《大般涅槃经》(北本)卷二八残片,残片间的关系为:187…118…169…254…232+64…246…199…160…129+206+56,大致对应T12/531a16-b29,属于“师子吼菩萨品第十一之二”,残片104所写也是《涅槃经》卷二八,但可能来自另一卷有相似界栏、行款的写本。

11件为《金光明经》残片,残片间的关系为:257…93…51…48…131…47…273…265…261…80…84,大致对应T16/343a22-b20,属于“四天王品第六”。

残片122…119…127…143为《大般涅槃经》(北本)卷三,大致对应T12/381b26-c21,属于“长寿品第一之三”。

残片263…138…111为《正法华经》,大致对应T9/128c23-129a2,属于“光世音普门品第二十三”。

82…79 为两件可以互相缀合的《佛说八师经》残片,大致对应 T14/965a6-11。

83…67 为两件可以互相缀合的《太子须大拏经》残片,大致对应 T14/419b8-c3。

三、写经残片缀理的多重旨趣

相较于一些“世无传本”的出土文献的整理工作,复原传世佛经文本的意义似乎很有限,支离破碎的残片则更显得无足轻重。实则不然,诚如这些残片的旧藏家王树枏所说:“零文断纸,贵若碎金。”^①当分散的残片缀接成卷时,残片上的文字回到了原本的位置,片纸只字整比成句,不仅在文献学意义上增加了一份可供阅读校勘的早期珍贵样本,而且从缀合后还原的长卷形态中可以挖掘出更多掩藏在残片之下的历史细节。试以拼合后的《十住论》残卷为例,略述残片缀理的旨趣所在。

(一) 据稀见佛经的遗存蠡测寺院佛教活动

残片内容的留存反映一时一寺佛经的在地传播。中村 174-4 号中残片数量最多的是《妙法莲华经》,在敦煌文献中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大经”,在吐鲁番文献中也比较常见。而数量仅次于《法华经》的 81 件《十住论》残片则值得留意。《十住论》传为龙树菩萨著,梵藏译本已经亡佚,汉文本在后秦时由佛陀耶舍三藏口诵全文,鸠摩罗什笔受译出。《十住论》以《十地经》(亦称“《华严十住经》”)作为造论之底本,共三十五品,除序品外,第二品“入初地品”至第二十七品“略行品”对应“十地”之初地,第二十八品“分别二地业道品”至第三十五品“戒报品”对应“十地”之第二地,初地、二地分别论述在家菩萨与出家菩萨之修行法。《华严经传记》卷一云:“以耶舍不诵,遂阙解释。”^②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十住论》只是对前二地的注释,导致它在《十地经》的注释史上并没有受到过多的重视^③。西域出土的文献中,《十住论》的遗存也非常有限,普查结果

^① 转引自[日]磯部彰编:《台東区立書道博物館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書集成》卷下,第 112 页。

^② 《华严经传记》卷一,高楠顺次郎编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1 卷,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8 年,第 156 页。

^③ 张文良:《〈华严经论〉中的一乘思想》,《华严研究》第 1 辑,三秦出版社,2012 年,第 196 页。

列表 2 如下：

表 2 西域出土《十住论》卷号统计表(日本书道博物馆以外部分)

卷目	文献编号
卷一	LM20-1503-C0200
卷二	BD11784, 俄敦 1076、1077, 俄敦 18617, LM20-1517-014a
卷四	LM20-1502-C0095
卷五	俄敦 4811、俄敦 12206、LM20-1451-37-08、LM20-1461-08-07、LM20-1466-20-04、LM20-1471-29-02r, LM20-1512-CT0133
卷七	俄敦 18657
卷八	LM20-1458-37-13, LM20-1497-25-01
卷九	俄敦 12212
卷十	LM20-1501-29-09, LM20-1520-12-08
卷一五	俄敦 12347
卷一七	俄敦 1393、俄敦 1465

由表 2 可知,《十住论》在西域出土文献中其实并不多见,而《北凉写经残字册》中竟然有一卷可以由 81 件残片缀合的长卷,这是历史偶然选择的结果,还是《十住论》曾经一度流行而留下的雪泥鸿爪呢?

关于中村 174-4 号《北凉写经残字册》,王树枏没有明确记录其来源与入手的渠道,但在中村 174-2 号《六朝写经残纸册》中写道:“此册残字亦出鄯善土峪沟,星桥中丞得之,悉以遗余。中有凉都法静所供养字,盖亦北凉时真迹也。北凉字体在隶楷之间,古隽有致,北魏诸碑不及也。”^①又在中村 174-5 号《北凉写经残纸册》中写道:“宣统纪元湘乡刘宝臣謨署理鄯善,其所属土峪沟土山之上,佛寺最多,廬存遗址,土人掘得残经数种。宝臣驰驿寄余,盖宋魏时墨写真迹,醇朴之气扑人眉宇。”^②根据这些记述,可以推测中村 174-4 号内的各残片也应该来自于鄯善吐峪沟土山之上的某处佛寺。交河与高昌故城考古表明,大量的吐峪沟佛寺兴建于五世纪初,到了沮渠安周统治的高昌北凉时期(443—460)^③,统治者崇佛

①[日]磯部彰編:《台東区立書道博物館所蔵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書集成》卷下,第 99 页。

②[日]磯部彰編:《台東区立書道博物館所蔵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書集成》卷下,第 112 页。

③魏收:《魏书》卷九九《沮渠安周沮渠无讳列传》,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210 页。

弘佛,大力开窟造塔、写经刻碑,家族势力与佛教联合,空前繁盛。中村9号《佛说菩萨藏经》卷一(承平十五年供养)、中村13号《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八、中村152-16《十住论》卷七、中村161-6《持世经》卷一均可考定为安周供养经,其中中村152-16号《十住论》卷七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由北凉王亲自抄写的佛经,末有题记曰:“凉王大且渠安周所□(写)□/愿一切众生深解实相,悟无生忍。/用纸廿三张。”^①一般而言,王室抄经供养不会单独抄写其中的一卷,在当时很有可能存在一部完整的由沮渠安周亲自抄写供养的《十住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王室对佛教的尊崇必然影响民间佛寺的抄经诵经活动。中村174-4中保留的81件残片正是北凉佛教僧团自上而下诵习《十住论》的最好印证。

(二)从缀合后的残片形态窥探长卷裂变的原因

以上围绕《十住论》残片与安周时期佛教发展的讨论,可将第二节中缀合为《十住论》的81件残片的年代确定在北凉时期,也就是公元五世纪初期至中期。残片年代明确后,对复原后残卷的讨论就有了具体的历史依据。

缀合后形成的《十住论》长卷(示意图见图9^②),在残片228(2)与268上可以看到纸张黏贴的痕迹,可知残片都位于两纸的接缝处。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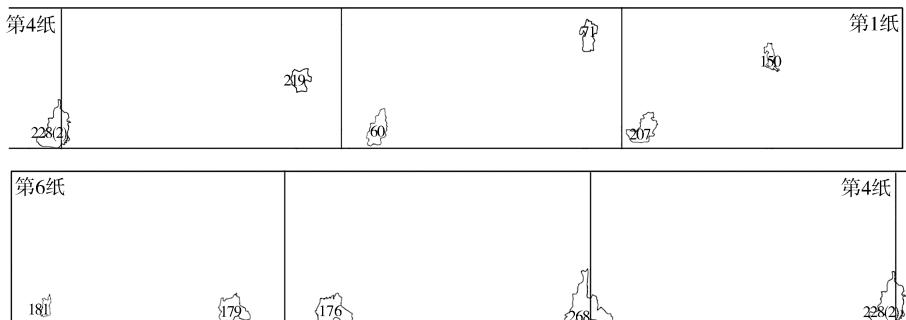


图9 拼合残片还原的《十住论》残卷简图③

①[日]磯部彰編:《台東区立書道博物館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書集成》卷下,第7页。

②图9是拼合残片后还原的《十住论》残卷简图,共6纸,每纸标出现存的第一件残片和最后一件残片的位置。

③为了兼顾图片的清晰度和文稿的篇幅,将拼合后的“简图”分为上下两部分排列,在上下两张图片的第4纸保留部分重复段来体现长卷的接合。“简图”中的纸张根据外审专家的意见,按照写经用纸的长、宽比例设计。

片 228(2)在后一纸上的文字为“□(随)意所作□□(又复)□(能)变恒”(T26/72c19),残片 268 在前一纸上的文字为“□(余)人虽”(T26/73a17-19),“变恒”所在行的首字“之”与“余人”之间的字数是这一纸抄写的总量,约有 479 字。根据现存残片推算行款,该写卷平均每行抄写约 17—18 字;从文字内容上看,这一纸没有经文标题或佛口偈言等需要换行书写的内容,该卷也没有通过分行来提示层次段落的体例,因此可以基本排除空自行和不满行的现象,计算后得到该卷一纸行数为 28 行。全部残片拼合后,所抄文字起于“□□(知无)□(色)□(定)”(T26/71c23),讫于“□(一)切”(T26/73c17),前后约 2741 字,约合 161 行,将近 6 纸,具体为:第 1 纸前 6 行缺,第 6 纸后 2 行缺,中间部分多有残洞。第 1 纸含残片 150、148、207 等,第 2 纸含残片 71、182、60 等,第 3 纸含残片 219+218、217+211、228(2)等,第 4 纸含残片 228(2)、249+281(1)+225、268 等,第 5 纸含残片 268、73+115、176 等,第 6 纸含残片 179+185、202、181 等。这些从残片中解读出来的数字无言地传达着其“前世”作为写卷状态的存在样貌。

《十住论》残片拼合后,存幅超过中村 9 号、中村 13 号、中村 152—16 号与中村 161—6 号等四件安周时期的佛经,蕴藏着“短卷”所不能承载的信息。例如,导致写卷变成残片的“元凶”是什么?如图 9 所示,残片 228(2)处于第 3 纸与第 4 纸的交界处,以此为界,将写卷分为前半卷与后半卷,前半卷缀合后的基本单元由三张残片组成,如图 10 右半部分,中上部“海马”形残片,中部横向残片与底部“纺锤形”残片,中上部与中部残片直接相接或有少量间隙,底部残片与中部残片间残 1—2 字距离;后半卷缀合后的基本单元由两张残片组成,各小残片可以直接缀合成首行存中下部 2—3 字、次行存中部及下部 10 字、末行存中部 4 字与下部 3 字的“长靴”形大残片,如图 10 左半部分。比较前后两个半卷残片缀合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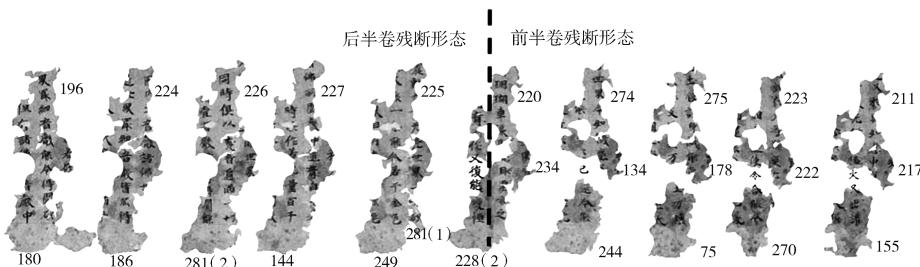


图 10 缀合后《十住论》残卷前、后半卷残断形态对比

形态,最明显的差别在于中部圆形残洞的有无。纸张中间边缘齐整的残洞通常与鼠啮、虫蛀相关,不同之处在于老鼠体积大,在啃咬纸张时总是自外而内,虫子有时可以爬进卷轴中心,啃咬时可能由表及里,也可能相反,此其一;其二,虫子比老鼠更加“专一”,虫子喜纵向啃食,老鼠吃纸则以横向扩展为主。综合上述信息,推测该写卷是在收卷的状态下被虫子不断从卷轴外部向内部蚕食,才形成了有规律的残破,最终成为若干形状近似的残片。

结语

在西域各地出土的文献中,佛经占半壁江山。佛经数据库的建设极大提高了文字比对的效率,是文献整理的一大助力。但有时数据库会引导我们偏离历史的真相,有时也存在数据库检索效力有限的情况。给佛经定名,是后续研究的基础,看似简单机械,但是残片的题名应该采用何种格式,如何破解未定名残片的身份,都是需要继续思考和探索的。在给中村 174-4 号的 117 件未定名残片确认身份时,我们引入了“残片群”的概念,通过归纳各部经卷的残片在形状、界栏和行款、符号风格以及缀合后的基本单元四个方面的特征,来缩小文字检索的范围,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数据库的效能。利用这种方法,残片数量越多,拼合呈现的残卷越完整,蕴藏的信息也就越丰富。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从同一张写卷上剥落分离,并且在后续收藏转手时未被打散的残片“包”、残片“册”,这正好与民国时期驻疆官员王树枏、梁素文等人的收藏习惯非常一致,也将有助于旅顺博物馆、日本龙谷大学收藏的大量小残片的整理。在深入缀理残片的基础上,我们以复原后的《十住论》残卷为例,从历史文化与写本物质性两个角度论证了出土残经整理的必要性。《十住论》残片的复原不仅有助于考定残片的年代,提供一份早期写本,而且保留的残洞是洞察写卷碎裂变迁的生动样本。如果佛经残片的整理,因存幅细小而不予重视,因传世本的留存而止步在定名层面,则会错过更加丰富的书籍史、思想史内容。

【作者简介】周思敏,浙江大学文学院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敦煌文献学、写本学。